



46年前的事了,情景已变得模糊,但油条黄里透红的样子,令人垂涎的清香,再次见到油条时的酸楚,都让我感慨万千。

11岁时正上小学,放了寒假,到了腊月二十七,上高中的三哥撞撞我:明天是沂水大集,那里是县城,净山区,种菜难,价格高,是卖菜的好地方。咱不能光花钱、光吃饭,得为家里干点啥。明天去卖菜吧,多卖了钱买油条吃。

我一听就来了精神,满口应承下来。油条,我见过,也闻过,还真没吃过。我快步奔向小三家,借他的新球鞋。小三是我最好的朋友,借球鞋没问题。不过,这球鞋也是来之不易,是他大姐定亲时买的,算是姐夫的见面礼。这小三也真损,拿到新球鞋一年多,试过无数遍,硬是没出过家门,看来这回要破例了。我一试新球鞋,刚刚好。幸亏小三的大姐知道他是个守财奴,肯定不舍得穿,就买大了一个号码,备了几双鞋垫,要不这新鞋早就成了旧鞋或废鞋了。一看这架势,小三一咬牙:豁出去了,不过这沂水集我听说过,80里路呢,全是石头,还是上坡,你悠着点,可别把新鞋磨坏了!我满口答应,千恩万谢。

冬天夜长,农村夜更长,睡觉也早,毕竟灯油也贵。按照三哥的吩咐,我吃过晚饭,刚擦黑就睡了。正迷迷糊糊的,听得窗外一阵响动,原来父母、三哥已装好车,准备停当,只等我吃饭赶路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,穿戴齐整,蹬上新鞋,快

旧时光

速吃饭,接过拉绳套上右肩,给父母扮个鬼脸,踏上了遥远征程。

出来村子,一片漆黑,只听脚下沙沙的响,偶有几声狗叫。这寂静的夜,没觉得怕,倒平添了几分神秘。三哥驾稳车,我拉紧绳,也是初生牛犊不怕怕,一会儿的工夫竟超过了好几辆车。

约莫过了3个小时,就到了三瞪眼。向远处一看,黑黝黝的,啥都看不清,隐隐约约觉得近处已停了几辆车子,这些都是单人驾车,大约4人一组。有在坡顶看车的,有拉车的,有驾车的,还有在坡底等车的。

上得坡来,我不禁佩服三哥的智慧。哥俩一推一拉,虽然弓腰弯背,艰难前行,但一步是一步,步步向前去,省去了来回折腾。后来知道,三哥为赶这个集,请教了大哥、二哥等多个老把式,做足了功课。

过了三瞪眼,依旧上坡,但这坡缓了许多,单人驾车已可以前行。三哥提醒我,你悠着点,路还远着哪。我看向三哥,拍脚亮亮新鞋,紧绷了拉绳,一路向前。

人精神,天作美,脚也出路。到达沂水大集,太阳暖融融的,供销社刚好开门营业,门口写着:早上8:00—晚上9:00。三哥露出灿烂的笑,我们是远道而来的第一家淘金者,上好摊位任意选。

三哥选定一个朝阳、避风,能留住行人的摊位,拉开架式,开始迎客。县城毕竟是县城,在这钱多菜少的地方,价格高、销量大、挑剔少,山药、土豆这些细菜,竟比我家附近的大集高出三五分钱,香菜都翻番了。

邢宝进

三哥往狼里要价,有的不还价,即使还价也只是象征性的。

小兄弟,你这香菜高了点,能不能降一点。大姐,您看这香菜,连一个黄叶都没有,新鲜着呢,菜新鲜年也喜庆。

这小兄弟,菜不孬,嘴也甜,图个喜庆,称上6斤。还有,另外几种菜都要六斤。我哥俩一听,这是碰上了大客户,照顾咱生意,连忙道谢,高秤回报。

10点多钟,我们村的几个壮劳力陆续赶到,摆开摊位,开始叫卖,而我家正在收摊。事实上,县城的节奏快不少,挣工资买菜的已经下集,买完菜上班了,8点的价格与10点的价格已大不相同。

我家的摊位让给了三哥的同学,我帮忙卸车,打个下手。趁这间隙,三哥备好了早餐:4根油条、两个馒头、4个煎饼,1瓶烧咸菜,这早餐够丰盛了!而事实上,三哥只是借了卖油条的餐桌,除了油条,都是从家里带来的。三哥让我先吃,他帮同学守下摊。

我的肚子早就咕咕直叫,顾不上多想,狼吞虎咽起来。一根油条、一个馒头、一个煎饼,风卷残云般下肚,吃饱的感觉真好。

心心念念的油条,确实好吃。香香的,滑滑的,甜甜的,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我是先吃了馒头、煎饼,最后吃的油条,还是意犹未尽,转眼就没了。要是放开吃,恐怕得吃十根八根。

不能再吃了,父母那里,小三那里,都得有个交代,还有三哥,他出力大,多吃点。其他人,真顾不上了。

推重车上坡,是出大力的活,陆续赶到市场的人,需要吃东西补充体力。三哥是个热心肠,他认识的人都要帮一把,老半天才回到餐桌。看我只吃了一根油条,劝我再吃一点,我实话实说,三哥笑而不语。

三哥吃饭的工夫,让我帮一下本村的二叔。他夜里11点出发,4个人结伴同行,一夜马不停蹄,结果还是上午10点多才到,好价钱没赶上,只是不停地夸赞我哥俩不简单,得多卖一半的钱。

大约11点,我们踏上了返乡的征程。抬脚一路下坡,好不快活。拉车不用了,我想推一下车,让三哥休息一会儿,无奈力道不够,留不住车,只好作罢。最后是三哥推着我,一直到三瞪眼。

天刚黑下来,我们已经顺利到家。在家等着的,除了家人,还有小三一家。看看这个时间,看看我和三哥的表情,满屋子的人喜出望外。

没等我炫耀礼品,三哥已经卸完车。当母亲打开盛食品的包袱时,我惊呆了:是那3根熟悉的油条!哪根有弯儿,哪根几个气泡,哪根几个麻点,我都数了无数遍,再过些时日也忘不了。

我愣愣地站在那里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——还是三哥对母亲耳语了几句,让大家回屋等待吃饭,算是解了僵局。

那天晚上,除了炒白菜、炖萝卜,还有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大菜:油条银耳拌蒜泥!那金黄的油条,雪白的银耳,辛辣的蒜泥,别有风味……

家事

老宋的这个春天

卜凡亚

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老宋,自从煤矿关闭以后,不光收入锐减,还要重新择业。反复掂量后,他决定承包土地,重启农耕创业。

他是村里的种田大户,承包了近300亩农田。十余年间,他整天泡在田地里,像对待孩子一样照料着。

他俯下身子,仔细观察麦苗的长势和土地墒情,心里盘

算这块地还得再打一眼机井,这样就足够这片麦田的灌溉。

“麦苗长势不错,看来立冬前追的肥和浇的封冻水没有白忙活。”老宋自言自语道。春天管理好了,夏天就丰收在望。他挽起袖子,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
用锄头轻轻松了松土,看着地的湿度,老宋又蹲下翻开叶子的背面,看看有无病虫害。他边看边走向麦田深处,看地里的杂草多寡,遇到了就连根拔起,不然它会给麦苗争光,争养分,争水分。不多会儿,他的额上就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虽然穿着雨靴,但露水已然打湿了裤腿。

来到地头,他又整了一遍田边的沟渠。把裂开松散的地方用土培好。“春雨贵如油”,他翻看了手机天气预报,近半月都没雨。他走到远处的机井房,合上电闸,清澈的水流汩汩流进麦田。

老宋站在田埂上看着,心中像灌了蜜一样,眼前仿佛现出麦浪滚滚的丰收场景。忙活了一上午,老宋停下来,擦了把汗,看着麦田心中溢满欣喜。

晌午时分回到家,媳妇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。饭桌上,老宋讲着麦田和再打一眼井的事。媳妇盘算着说,打一眼井得好几千块,又得搭上好几百地的收成。可承包地增加了,长远来说,不打也不行啊!

午后的阳光愈加炽热,老宋没空休息,又来到了麦田,看看沟渠有没有走漏水的地方。有个地方水流在打漩,近前一看,是个老鼠洞,水往里头急灌。他拿起铁锹往下扎了扎,又从旁边取了几锨土封堵在洞眼上。水继续向前漫,他才稍稍放下心来。

老宋干活熟练有力气,眼光又独到犀利,半天工夫就浇完了一块地。他伸了伸腿,揉了揉酸疼的腰,站在田埂上又改水道浇灌下一块麦田。看着水流顺畅,心里怪惬意。

夕阳西下,暮色降临。老宋把农具收拾妥当准备回家。在村口,他遇上拉呱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。他们在侃大山,见老宋过来,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。

老宋说了些小麦的长势,还有估摸的收成。这些老人都竖起大拇指,巴望他三夏有个好收成。这些淳朴的父老乡亲,这些贴心的话,感动着老宋的心,他瞬间觉得不累了。前方是一幅乡下独有的春天画卷,是新的,暖和的,是从别处想看也看不到的。

●我们的节日·清明节●



父亲去世18年了。清明又至,春寒料峭中,记忆不停地回

转,思念犹如泉涌。故乡在豫南山区,只读过3年书的父亲,让孩子受教育的心,比村里人都急迫,直至把我和弟弟送进了大学。

父亲能吃苦。他做泥瓦匠,每天下工到家,全身沾满泥灰。他背着粪箕,去安徽挑河沙,即便肩膀磨破,也咬牙坚持。每年一过元宵节,他用水杠担着塞了被褥的蛇皮袋,跟着村里人去山西挖煤……身体每况愈下,纵使术后羸弱,他也强撑着去镇上卖菜。

殷殷的父爱

上海虹口 卜昌梅

父亲爱学习。依稀记得,父亲会在晚饭后记录当日工分,遇到不会写的字,就向比他“有学问”的母亲请教,也问我和弟弟。知道了正确笔画,他握着我

和弟弟用剩的铅笔头,先在废纸上练习几遍,写顺了再工整地誊抄在记工本上。

父亲会写的字越来越多,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有次回村,我意外瞥见那个泛黄的记工本,一打开封面,拙朴的字迹立时现出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写字的画面,心里陡然温暖起来。

父亲爱种花。菜园墙边空了,父亲种上

梔子花。初夏小小的花儿,像掉落的白云朵,藏在绿的枝叶间,引得路人凑过去看。碰上有人索要,父亲也大方地折花相送。小院的

又有逝人过心头

云南红河 杨丛

清明近,忧思浓。一连数日,都想起了那些远逝的亲朋好友。其间,便有老霍。中等身材,脸长小痣,嘴巴微突,一说话就笑哈哈的亲和热情,老霍很有人缘,我们相识在一个偏远山区。

彼时,我刚分到乡中心小学,他在村小教书。得知同为老乡,声息相通,便开始往来。他

来山街买东西,便到我这里歇脚;我路过他的村小,也停留一会儿,甚是投缘。

那年腊月的一个周末,老霍突然找上门来,“走,到我老丈人家吃杀猪饭去!”我欣然答应。他丈人家在村小附近,是彝人家。那一晚,我们围在红通通的火塘边,品着香喷喷的杀猪饭,喝着火辣辣的苞谷酒,身上热乎乎,心里甜蜜蜜。一桌朴素的杀猪饭,弥散着友情。

几年后,我和老霍一起调回家乡,同在一



食物就像时间长河里的刻度,标记着每一处细小的节点,在特定的日子里,被赋予特殊的意义。

清明节,除了扫墓祭祀,缅怀故人,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就是美食了。小时候的清明,母亲会用荠菜煮一锅鸡蛋。煮熟后敲破蛋壳,腌制一会儿,荠菜的鲜香,顺着碧绿的汁水,慢慢浸入到鸡蛋里了。母亲说,鸡蛋是团圆,清明的荠菜最鲜嫩,吃了一

年都有好身体。老家清明节吃馓子,又称食馓,寒具。苏东坡的《寒具》写道:“纤手搓成玉数寻,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无轻重,玉漏催人缠

校,老友兼同事,串门聊天、小聚品酒,如一家人。老霍是挚友,也是良师。他的数学课,教态和蔼,语言生动,推理清晰,深受学生喜爱,辅导学生也是诲人不倦。每讲师德,校长常以他为例。每年教师节,他都被学校表彰。

老霍住在教学楼旁。一天,见他们门前堆着空心砖和泥沙,操刀弄斧装修宿舍。当时的教师宿舍简陋,人员流动多,大家只图有个歇脚,没人自费装修。我问:“铁打的学校流水的老

师,过几年就搬出去了,你何必破费呢?”老霍笑说:“道理是这样,可自己要住,也算做点善事吧!”又过了几年,我调到城里,老霍仍在家乡小学。距离远了,但情谊在延续,我一直关注着他的

小家生活。他开始体弱,多病,老伴患癌症去世了,女儿大学毕业在省城找到工作,结了婚。再后来,他到城里买了房,也成了城里人。

缅怀与美食的熔融

河北保定 张天成

臂金。”清明食馓,是因为清明前的寒食节不可动火,而馓子易保存,提前炸好一些,可在禁火期间食用。

北方人喜欢面食,清明的美食里,就有子推馍,是为纪念晋国名士介子推而命名的。去山西旅游时,我一见子推馍就被吸引了。它是盛装打扮的馒头,中间夹枣、核桃等,上面有顶子,顶子四周贴了面花,面花有燕、虫、蛇或文房四宝。面花常见的龙凤造型,寄托了对子女成才的期望。

每年清明,街头会有卖青团的人。它由艾叶汁和糯米粉做成,内各种馅料,本是江南小吃,逐渐风靡全国。我独爱豆沙和蛋黄馅,每年都买几个尝尝。一口下去,糯韧绵软,不甜不腻,有着淡淡的青草香。

不同地方的青团,有不同的名字:清明

糰、艾糰、清明粳等,是以前清明节必备的供品,用来表达对先人的思念。而青色也象征生命和健康,寓意长寿,团状则象征团圆和完整,寓意美满。

“清明螺,赛肥鹅”,清明也是吃螺蛳的最佳时节。此时的螺蛳鲜嫩肥美,肉质坚实,口感居全年最佳。清炒或酱爆螺蛳,在很多饭店是招牌菜。清明假期,喝一杯啤酒,嘬一口鲜味,别有一番风味。

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清明民俗,客家小吃艾糍、畲族特色乌稔饭、福建暖菇包和润菜饼、广西五色糯米饭、潮汕朴籽粿、山东的葱

蛋饼……每一款都令人垂涎。缅怀与美食在清明时节融合碰撞,让人唤起味蕾的记忆,也更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。或许,这才是清明的意义。

第18个世界孤独症日就要到了,一场“来自星星的艺术对话”正在美丽的湖畔悄然绽放。

展厅玻璃门开启的刹那,摇落的春光洒在30余幅震颤心魄的画作上。签到处旁,一条条写有“穿过孤独,拥抱每一颗星星”的

蓝色丝带,静静蜷在藤编篮里。右侧一枚用于签到的牛皮纸信封,在阳光下愈发明亮,右上角贴着的那枚“爱心”邮票,与尚未干透的日戳,也化身为使

者,将无数的爱意汇成星河,只为守护这群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。

信封上,除了开幕式嘉

宾的签名外,还有6个名字,它们大小不一,歪歪扭扭,但每一笔都是那么认真,那么纯粹。他们是画展的星辰——一群来自特殊教育学校的孤独症和智力障碍

的孩子。3年前,我从特教学校美术教师口中得知,学校出了两位“绘画”天才:小升和小东。他们虽有智力障碍,但绘画才能高于常人。只是因为孤独症,很多时候无法控制情绪,常摔东西、踢凳子,他们内心很孤独,几乎做什么事都得不到家人的认可。

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邀请小升和小东来参加我的写作分享会。

原本担心他们怯场,没想到两人对着自己的画作越说越起劲。分享会现场,掌声不断,我除了肯定他们的成绩,还邀请他们与大家合影,鼓励他们坚持下去,不要放弃。

散场时,人走得差不多了,小升突然拍了拍我的背,从书包里掏出一卷边缘磨得起毛的画纸。他不好意思地把画塞给我,“张哥哥,给您。”随后便向老师们跑去。

当我将画卷轻轻打开,看到作品时,我流泪了——画中的我戴着眼镜,正坐在办公室学习。那一刻,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:不管多难,我一定要给孩子们举办一次属于他们自己的画展。

布展前一天,我又一次来到学校。推开美术教室那扇玻璃门,我放轻了脚步。6个年龄不一的智障孩子,正忙

着各自的事情。窗户旁的小女孩正拿起画笔,专注地临摹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,丙烯颜料将她的白衣染成了五彩世界。

“孩子们,你们看谁来了?”看见我的到来,大家停下手中的事情,像见到亲人般喊道:“哥哥,你终于来看我们了,我们想你了。”那一刻,我心都化了。

离开之前,穿粉色蓬蓬裙的女孩突然塞给我一颗玻璃珠,上面还有未干的蓝色颜料。她是一位孤独症患者,第一次见到她时,她坐在课桌前,安静地玩着她之前送给她的玩具熊。

或是害羞,她没和我打招呼,而是回应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。她的手掌温热潮湿,睫毛扑闪着,把玻璃珠按进我的掌心,“张哥哥,这个送你,眼睛。”没等我回应,她便跑向教室。蓝色颜料在我指尖流淌,暖暖的。

孩子们画展开幕那天,阳光特别好,窗外的白玉兰开得正盛。暖阳把展厅染成琥珀色,阳光洒在每一幅作品上。

小升和小东在自己的画作前,向大家讲述背后的故事。“小候鸟”守护人老师欣赏着《出发的晨帆船》说:“这幅画让我看到了生命的舞动,我要将它摆放在图书馆,让更多‘小候鸟’和读者们看到它。”

为本次画展捐赠绘本的金女士,要将那幅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挂在新家玄关,“这是孩子给我送上的最珍贵的祝福……”

嘉宾已陆续离场,小升和小东让李老师领着,又返回展厅,“这两个孩子想和你拥抱下,他们虽然不会表达谢意,但懂得感恩,拥抱是他们最爱的人表达谢意的方式。”我赶紧张开双臂,紧紧拥抱着这两颗星星。或许没人看见,我的眼眶早已湿润。

展厅外,玉兰花竞相绽放,而屋内,永不落幕的春天正在生长,生命长河中那一颗颗亮丽的明星……

亲情

妈妈味道

任延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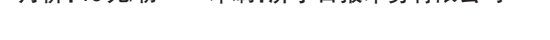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是妈妈味道?是呱呱坠地时安抚婴儿的第一口乳汁,是受到委屈时揽儿入怀的暖暖体香,是举家团圆时那满满的一桌子饭菜,是老房子屋顶烟囱冒出的缕缕炊烟,是妈妈在村东头小桥上望眼欲穿的久

久驻足,是老人家嘴里自言自语的碎碎念念……到了知天命的年纪,离开故乡已有40多年了,对于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的记忆,早已残缺,后悔没在小时候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,才使得每每回忆童年旧事,总像置身云雾之中。

幸好有妈妈在,人生尚有来处。即使现在不能天天见面,周末小聚和闲时的探望,也抚慰着内心的彷徨。特别是妈妈端上热气腾腾的酸菜肉馅饺子的那一刻,熟悉的妈妈味道就又回来了。

恰似蒙蒙的春雨,妈妈味道沁入我的每一个毛孔。蓦然之间,我看见了年轻时的妈妈——一位淳朴的乡村女教师,正坐在炕沿,用慈爱的目光看着那个土里土气的5岁小男孩,看他在炕桌边大快朵颐吃着饺子,顾不得擦去挂在嘴角的碎末儿……

活了半辈子,生活教会我很多,幸好有妈妈在,有妈妈味道在。这个普天天下最爱的女人,会一直把老屋的灯为我亮着,等我回家。



世界孤独症日·育苗手记

来自星星的孩子

张升航